

# 小说月报

FICTION MONTHLY

## 原创版

### 2014年精品集

小说月报原创版编辑部编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小说月报原创版编辑部编

# 小说月报

FICTION MONTHLY

## 原创版

### 2014年精品集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说月报原创版 2014 年精品集 / 小说月报原创版编辑部编. —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5.1

ISBN 978-7-5306-6583-1

I. ①小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
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303044 号



选题策划: 小说月报原创版编辑部 装帧设计: 郭亚红

责任编辑: 张競毅 刘升盈 责任校对: 魏红玲

刘洁 徐福伟

---

出版人: 李勃洋

出版发行: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印刷: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20×970 毫米 1/16

字数: 218 千字 插页: 3 页

印张: 18.5

版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5.00 元

---

# 目 录

- |     |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|-----|
| 001 | 拼子时代 | 侯 晗 |
| 032 | 金山寺  | 尤凤伟 |
| 053 | 月光罩灯 | 普 玄 |
| 102 | 非常审问 | 凡一平 |
| 140 | 血梅花  | 胡学文 |
| 190 | 晚祷   | 蒋 韵 |
| 226 | 被切除  | 向 春 |

# 拼子时代

筱 吟

喝完早茶回家，孙晓虹就接到儿子方超的电话：“创新班的名单已定，寥胜文出局，黄昊天进了，意外吧？”

孙晓虹的头顿时一热，一股浊气蹿上来，是未来得及消化的萝卜糕的味道，但仍屏住气问：“你呢？”

方超轻笑道：“你说呢？你就对你儿子放心吧。”方超打这个电话的目的，正是为了让母亲放心，尽管母子俩都知道这是个毫无悬念的结论。

孙晓虹撂下电话，气鼓鼓地坐在一旁的沙发上，瘦削的身子仿佛突然增加了看不见的重量，沙发的一角凹了下去。呆愣了一会儿，孙晓虹的呼吸开始粗重起来，惊动了茶几上的那只小花猫，小猫腾地一跃，打翻了茶几上的半杯水，杯子在茶几上滚了两圈，咚地砸在瓷砖地板上，顿时溅起一地的碎玻璃。水从茶几缝里沥沥地淌下来，洒在孙晓虹的光脚背上。孙晓虹气得一脚飞出去，只碰到了小猫翘起的半截尾巴尖，脚收回来时，却重重地打在茶几的一条木腿上，痛得她一声尖叫，脱口骂道：“孟迪，你妈的个×！”

骂完，孙晓虹也惊讶，自己骂的是孟迪却不是猫。

想起四个女人刚刚还在一起喝早茶，孟迪的兰花指还拈过她埋单的萝卜糕，心头的恨意就又烈了几分：真该让这个臭女人出出血！明天她要点鲜虾蟹饺皇、辽参淮山红豆小米煲贡粥，让孟迪一人埋单！可这又能怎么样呢？就算去花园酒店喝早茶，对孟迪又算什么呢？何况为这样的好事埋单，孟迪是求之不

得呢。别说孟迪，就是她孙晓虹，也是早早就放了话的，儿子若上了美国的常青藤，她也是要去花园酒店摆酒的。她心知这是迟早的事，可对孟迪的儿子黄昊天而言，这样的结局却是她不愿意看见的。

孟迪太贼了。书读多了就是贼。她只恨自己水平不够，要不她也不用去求孟迪，她自己就可以打造自己的儿子——方超的天赋，天底下有几个孩子能比？

按理，孙晓虹、孟迪、孔亚冬和严丽四个女人是走不到一起的，可宏城小区的茶楼里却总是见到这四个女人在一起喝早茶，她们大多是早上九十点钟过来，一边吃，一边喝，一边聊着天，就到了中午十二点后散场，这一天的中午饭就不用吃了。

每次聚会，多是严丽先来。有时是孙晓虹。偶尔，孔亚冬和孟迪也会早到。谁先到谁就先占好桌子。宏城茶楼里的服务员都认识这四个女人了，因是熟客，茶楼索性将她们常坐的那张桌子给留下来，无论当天的客人多么旺，那桌子都给她们空着。桌子上摆着一张红地黑字的牌：严小姐订。客人们看到这四个字，也都自觉地不到这张台面前来落座。

在茶楼老板眼里，这是一群有钱也有闲的师奶。沙漏也好，水滴也好，不在量多，全在一份持久。什么都敌不过时间。老板深知这个理。师奶们天天来，就是送钱的财神。

桌子是长方形的，靠窗，透过落地窗，可以看见宏城小区的中心绿化带：两排高大的槟榔，婀娜的枝叶在半空中摇曳扶疏，衬着南城淡蓝的天空。茶楼门口是两棵大小高矮粗细几乎完全一样的酒瓶棕，两棵胖棕身上缠着星星似的彩灯，一闪一闪的，夜里格外迷人。早上，日光清朗，那瓶棕便似刚睡醒的少女，且丰腴且性感。窗外不远处，是小区种植的草坪，常年绿着，恰似这个城市里不知魔足的温暖。南城地处亚热带，又是沿海城市，气候温暖湿润，一年四季绿植葱茏，繁花似锦，经济富足，自古乃岭南名城。到了二十一世纪，这座城市已经拥有了港台的雍容大气，像一个浸润了数代荣华的大家族里走出来的年轻子孙，既充满朝气，又处处透着见过世面的镇定稳妥。

这虽是一座商贾云集的城市，却也吸纳了各地来此搵钱找生计的三教九流。就像坐在这张桌子前的四个女人，她们有着不同的身份，迥异的家境，却不妨碍她们温和地坐在一起喝早茶，有说有笑地讲她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。

四个女人坐在一起喝早茶,是因为孩子。

孟迪曾是四个孩子的私教,正是孟迪的努力,将四个孩子送进了南城最好也是全省最好的高中:南大附中。孟迪曾是P大数学系的教授,因为酷爱写科幻小说,竟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畅销书作家之一,名气也随着版税的不断蹿升一飞冲天,前两年从P大调进了市文联,做了一名不用坐班的专业作家。

四个孩子,除了孔亚冬的是女儿,其他三个都是男孩。他们不在一个班,但都在同一个年级。对于独生子女家庭来说,男孩女孩一个样。在培养孩子上,该花的血本一分都不会惜。不过,严丽不止一个孩子,她生了四个。她是潮汕人,计划生育对潮汕人不管用,他们只承认交罚金。再说,严丽有钱,她交得起。

今天的早茶,毫无疑问归孟迪买单。早茶还没开始喝,孟迪就声明,今天不搞AA制,她埋单。

孙晓虹没说话。

孔亚冬和严丽分别起哄道:“这顿早茶该去花园酒店喝。”

孟迪说:“下次,下次一定去。”

孙晓虹瞥了一眼孟迪,说:“下次是什么时候?”

孟迪说:“随便什么时候。高考完了去也行。我请客你也逃不掉,你家方超是注定要上前几所的。”孟迪说的前几所,自然指的是美国的前几所,而不是国内的北大与清华。

孙晓虹压住心头的冷笑,生硬地说:“高考完了不算,你儿子黄昊天进了创新班,你得提前请客。”

孟迪说:“好啊,这次先请,高考完了,我儿子若考进了前几所,我还请。”又说:“这小子以前天天只知道玩,现在也许知道高二要分班了,醒转了,开始发力了。前几天还嚷嚷要我从网站上给他找些题来做。”

孔亚冬说:“知道发力了就好。这孩子天赋高,就是太贪玩,稍一发力就威力无比。不像我们家唐思敏,怎么用力都是白搭。”唐思敏是她女儿。

严丽也说:“就是,你两公婆都是教授,黄昊天遗传基因好,不像我们家寥胜文,自己的爸爸妈妈除了能做点小生意,什么都不会。”

孟迪说:“炫富了是不是?还小生意呢,谁不知道你是亿万富婆呀!”

孙晓虹扫了一眼孟迪,又冷冷地挖了一眼严丽,鼻子里默默喷出两股粗气,均被服务员上点心的手臂挡住了。

严丽说:“哪里啊,不是你,寥胜文哪有今天?现在都不知在哪间学校混

呢。”严丽的话是发自内心的。孟迪笑笑，瞅一眼孙晓虹，孙晓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只是很专注地把筷子伸向了刚上来的一笼鲜虾蟹饺皇，一边说：“你们快吃啊，这个要趁热吃，凉了有腥味。”笼屉里的鲜虾蟹饺皇刚好四个，是粤式早茶中最贵最好吃的小点。

孔亚冬和孟迪对视一眼，先后夹了一个放进自己碗中。严丽愣着没有动。

严丽的意思很明显，没有孟迪的辅导，她的儿子寥胜文就不可能考进那么好的学校，分到那么好的班。遗憾的是，眼下还是没能保住——儿子出局，她昨夜一夜未眠，但不得不面对事实。毕竟儿子已经努力了，他们夫妇都没文化，儿子能有今天，孟迪功不可没。对此，她内心是感激的。退一步想，就算没有保住创新班，可在南大附中这样的学校，她儿子寥胜文进一所国内的好大学，还是没有悬念的。十个手指伸出来尚有长短，何况这些不同父母所生的孩子。这样一想，她的心又开了，今天仍然高高兴兴地来喝早茶。

孟迪善意地伸出纤指，抚了抚严丽那双粗大的手，说：“不急，孩子高考时兴许会临场发挥，我了解寥胜文，他是个爆发力很强的孩子。”

孔亚冬举了举茶杯，说：“寥胜文再怎么不济，也好过唐思敏，朝我想想，你就该笑了。”

严丽就笑了，说：“认识你们，是我的福气呀！”又看了看孙晓虹，想说什么没说，低下头开始喝粥。孟迪果真点的是辽参淮山红豆小米煲贡粥，每人一小碗，一碗五十元。香软滑嫩的辽参，在严丽嘴里却没吃出滋味。

严丽能和孟迪认识，该感谢的是她的儿子。

那时，孟迪还在南城P大的数学系当教授，课余也辅导自己的儿子黄昊天学奥数。黄昊天是个淘气孩子，完全不把当教授的妈妈放在眼里，在他眼里，妈妈就是妈妈，不是什么“老师”，想怎么皮就怎么皮，根本就不听他妈讲课。有时，他一边听着妈妈的讲解，一边给自己的好同学寥胜文打电话，嘻嘻哈哈的，让孟迪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寥胜文是他P大附小的同学。附小一般只招P大的教工子弟，但也招一些社会上有钱人的孩子。“买进来的”，老师们一般这么称呼这些孩子，背地里却对这些孩子的家长最客气。孩子们眼里没有这些概念。寥胜文是“买进来的”，但黄昊天和他玩得最好。他对寥胜文嘲笑自己的妈妈当老师有瘾：“给大学生上完课，还要给小学生上。找不到小学生，就给自己儿子上。无聊死了！”寥胜文把这话学给他妈严丽听，严丽说：“这是多好的事啊！这孩子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为了你的学习，妈妈到处给你找家教，花了多少钱啊！黄昊



天有免费的课怎么还不听呢？”黄昊天又把这话学给孟迪听，说：“寥胜文妈妈是富婆，他家超有钱，给他请了好几个家教，都是一对一。他说一个人学没劲，要我陪他一起学，要不我去他家学吧？”孟迪的眼睛一亮，想，原来儿子不听她讲课，是需要有伴啊。教一个是教，教两个也是教，她又不收费，叫人家的孩子免费来听课总可以吧？于是主动打电话去寥家，电话是严丽接的。孟迪说了自己的想法，说：“我没有别的意思，也不收费，就是为了给孩子找个学习的伴儿。他俩玩得好，你要是不愿意孩子来，就算了。”说这话时，她心中很忐忑，生怕对方有什么想法。一些有钱人总是担心别人盯上自己的荷包，不愁不做他想。哪知严丽一听高兴得叫起来：“好啊好啊！太好了啊！早听我儿子说了，你是大教授，大教授教我们家小学生，那是高射炮打小鸟啊！”严丽话虽粗鄙，态度却真诚坦然。倒是孟迪自己多心了。孟迪一高兴，又想起老公的同学唐峻夫妇来。春节期间，两家人一起聚过一次。他们的女儿唐思敏在宏城小学念书，与黄昊天同年，读同一个年级。饭桌上，她老公黄宇轩还和老同学开玩笑，说：“将来把你家姑娘给我们当儿媳妇好了。”说笑而已，但高中的同学能在分别多年，有了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后，又在同一座城市相遇、往来，也挺不容易。两家人虽不在一个小区，但相距不太远。孟迪想，不如把唐思敏也一块儿叫来上课。

接到电话，孔亚冬自然很高兴，她颇有同感地说：“是啊，自己的孩子就是该交给别人去教的。我女儿也不听我的呢，那就交给你吧！”孟迪这才意识到孔亚冬曾经也是做过中学一级教师的，说不定人家教得还比自己好呢！于是有些尴尬，说：“这算不算抢生源啊？孔老师？”孔亚冬也会意，说：“孟教授你就提早培养吧，将来招到你门下读博去。”孟迪占便宜道：“那我就一箭双雕啦，为自己培养儿媳妇，得未雨绸缪。”

孩子天生爱表现，三个孩子一起学，有了竞争，黄昊天果然爱学了。孟迪也乐此不疲，使出十八班武艺。毕竟三个孩子中有一个是她自己儿子。

孙晓虹从孔亚冬那里知道这事后，立即请孔亚冬帮忙：“你跟她说说，把我儿子也收下吧，我按小时付钱。”

孔亚冬说：“你儿子成绩那么好，还用上补习班吗？”

孙晓虹说：“成绩好是好，可奥数更重要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现在小升初，哪间重点中学不考奥数？你就帮我跟她说一下吧，让方超跟唐思敏在一块儿多好啊，他们可以一起去，一起回来，我负责接送怎么样？”

孔亚冬应付道：“好吧，我帮你问问孟迪，看她还收不收。”

孙晓虹说：“会收的，多一个也不多。你就跟她说我付钱。”

孔亚冬看一眼孙晓虹，没吭声。心想孟迪是为了钱吗？再说，她缺钱吗？

孔亚冬给孟迪打电话，话还没说完，孟迪就说：“送来吧，多教一个也不多。多一个，他们在一块儿学起来更有气氛。再说，是你老公同学的孩子，就送来呗！”

孔亚冬倒真心希望孟迪能拒绝，偏偏孟迪二话不说就答应了，分明还是买了她的面子，孔亚冬反而不知该说什么了。

四个孩子就这样归到了孟迪的名下，成了她的“私徒”。

孔亚冬那时想，孙晓虹什么人，让孟迪自己去体会吧。

南大附中每年招收十八个班，两个创新班，四个重点班，十二个普通班。两个创新班是从全省中考考生的前一百名中选拔过来的。选拔很残酷，高一选拔一次，高二文理分科时再选拔一次，高三最后再选拔一次——高三的选拔最残酷：两个班只保留一个班。也就是说，能杀进最后的创新班的只有前五十人。即使高一能进创新班，高二也不一定保得住，高二保住了，高三也不一定保得住。

所谓创新班，就是奥班。现在叫奥班敏感，改叫创新班。叫法不一样，但内涵不变。创新班的生源组成基本是获得过国际奥林匹克金、银奖或全国数理化生单科与多科一等奖的尖子生。

马上高二了，又是一次淘汰选拔。方超是中考后第一批被选入创新班的，孙晓虹眼下倒是无虞：方超一整年大考小考都是年级前十，再怎么选拔，方超都不会被踢出创新班。

寥胜文就不同了。他也是高一入学时选入创新班的，但成绩不稳定。方超在创一班，寥胜文在创二班。事实上，孙晓虹已经提前知悉寥胜文可能落选，方超昨天在电话里告诉她后，她就更不把寥胜文当回事了。她在乎的是黄昊天。内心里她也承认方超有今天，孟迪功不可没，可她心里也暗恨孟迪私心重，到了高中就不肯再教她儿子，而只给自己儿子开小灶。孟迪如果真像她所说的“到了高中就没再管过黄昊天的学习”，黄昊天能考进创新班，打死孙晓虹，她也不信。黄昊天如果进了创新班，她儿子无疑又多一个潜在的对手。对手哪里都会遭遇。可黄昊天是孟迪的儿子！

孟迪无疑是个了不起的私教。只一年，四个孩子中就有三个拿到了华杯赛一等奖。唯一没拿奖的是唐思敏。经过孟迪几年的辅导，最终四个孩子都考进

南大附中。四个孩子中，只有唐思敏不是凭文化分考入的，而是走的“特长生路线”——她的绘画得过全国金奖。唐思敏进的是普通班。

孙晓虹气的是，孟迪在中考完后就无论如何不肯再给四个孩子上奥数课。她说：“现在四个孩子都考进南大附中了，我的任务也完成了，得好好写点东西。否则，对不起这份只拿工资不干活儿的工作。”

孟迪不用坐班，这也是她有时间天天和几个师奶一起喝早茶的原因。孟迪的出名纯属偶然，她不知从哪一年开始迷上写科幻小说，起初只是在网上贴一贴，谁知她的科幻小说大受欢迎，不久就登上了各大网站的阅读排行榜。很快出版社就找上门来了。她一跃成为近年来最受青少年欢迎的畅销书作家。印数的不断增加，巨额的版税也让她那点教授工资倍显寒酸。为了腾出更多的时间写作，她调到了文联。

孟迪不肯再带学生，孙晓虹也不能勉强。但四个女人还是天天在一起喝早茶。多半是AA制，偶尔严丽会争着埋几次单。不是埋不起，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如此，不患贫，患不均。AA制有利于友谊的延续和巩固。

四个人年龄相仿，差距只在各自保养的程度上。说起来，孙晓虹的长相最为漂亮，家境却是最差的。只消看她一双手，严重超过了她本来的年龄，女人把岁月的劳苦都沉积在了一双无法躲藏的手上。手对于一个人的出身、经历最来不得欺骗，尤其是女人。孙晓虹的手，看上去差不多有五十岁了，事实上她才四十出头。严丽的家境最好，但她的手也出卖了她的出身。如今的严丽，住着豪华的城中别墅，出入都是豪车，手指隔三岔五会去小区的美甲店做上一回护肤美甲，甲盖上的花纹都是南城美院毕业的老板娘亲手画的，可那伸不直的十指，骨节粗大，皮肤皱缩，仍然难掩粗鄙的过往——那过往连接着一个女子苦难的童年，也许青年。孙晓虹也只有看到这双比她年轻不了多少的手时，心里才会暗暗滋生出某种优越感。心想，这双手，也许喂过猪，砍过柴，淘过大粪。她呢，到底也是小城市长大的，无非是嫁错了人才磨出了手上的一把老皱皮，十个手指伸开，起码骨节是直的，也没有粗大的突起。

看起来最年轻的是孟迪。不管是一双纤手，还是一脸素颜，都比她本来的年龄要小上几岁。奈何，她硕士毕业后就留在大学里教书，做了副教授后又读博，攻下博士后，又升了教授。一双手除了握笔，握鼠标，握教鞭，恐怕就只握过男人那隐私的物件。

孔亚冬也显年轻，比她本来的年龄年轻。虽然她长得并不漂亮，甚至算得

上丑,可她神情里有种活力和书卷气。这让孙晓虹骨子里有些不爽,却从不敢有丝毫流露。原本,她俩应该过差不多的日子,四个女人里,她们是最早认识的,不是因为孩子,而是因为丈夫。她们的丈夫是大学同班同学,毕业于北方一所海运学院,现在叫海事大学。两位丈夫学的是轮机专业,一毕业就都做了海员,而且是最要命的那种:跑国际航线。都说海员难找妻子,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海员的工资没有现在高,去的也都是国企。那时期,国企铺天盖地,一家单位大的几万人,小的几十人,从首都到省会到市县到乡镇,国企们的体制和待遇大同小异。长期的因循守旧,根本就是死水一潭。后来国企改革,赶着脚解体。下岗的下岗,买断的买断,停薪留职的停薪留职。分到航运公司的就更惨,一出海就是几个月,一场恋爱还没捂热,出一次海回来,女朋友的心早就凉了。所以,读了轮机专业的,基本对自己的婚姻都自降预期,压低条件。为了稳妥,大都在自己的高中同学里找,且多是找落榜了的女同学。一是家乡人,知根知底,二是落榜的同学深知考上大学的不易,在她们眼里,他们身上罩着一层大学生的光环。即使他们的未来要去做海员,在五面是水一面是天的海洋上谋生活,可她们愿意等待他们归来相聚的日子。

孙晓虹和孔亚冬就是她们老公的高中同班同学。孙晓虹高中毕业后进了市里的一家药厂,当仓管。孔亚冬落榜后分数勉强够一所地区师范学校(当时叫中专)的线。那时期考不上大学和大专的,够线也可以报中专。中专也解决农转非。孔亚冬于是去了这所学校,与一大帮从初中考进来的弟弟妹妹们为伍,心里的落魄可想而知,所以当高大帅靓的唐峻从海运学院给她写来求爱信时,她毫不犹豫就接受了他,并在第二年暑假就去北方那座漂亮的海滨城市看他。他们的爱情疯狂升温,她中专还没毕业,就为他打了两次胎,几乎一年一个。孔亚冬中专毕业后,分到家乡的小镇教初中。如果不改变这种结局,她就得老死小镇。所以,她在唐峻毕业前又北上了两次,再打了一次胎,才熬到唐峻大学毕业分配到一家大型航运公司。这家公司在南城。南城,岭南名城,沿海城市,改革开放的一线城市。这对当时想南下想疯了的内陆女孩们该是一个怎样巨大的诱惑。所幸唐峻对婚姻的要求并不高,在单位报完到,出了一次海后就回家乡和孔亚冬结了婚。

与此同时,唐峻的大学同学方亮也给他寄来了结婚请柬,方亮分到武汉的一家航运公司。两人大学既同班又同宿舍,唐峻外向,方亮内向,脾气却是最合得来的。接到请柬,唐峻于是与方亮相约,各带妻子前往黄山旅游度蜜月。

就是在这次蜜月旅行中，孙晓虹认识了孔亚冬。孔亚冬的貌不出众和小镇气质，唐峻的英俊高大和谈笑风生，再目睹黑瘦木讷的丈夫方亮，孙晓虹在内心颇为自己叫屈，后悔自己不该听介绍人的，和方亮同学结婚。所幸方亮分在省城，虽不及唐峻在南城，但比起孔亚冬的小镇工作来，自己的调动难度似乎要小很多。毕竟她所在的是一个地级市。

同学夫妻出游，自然照了很多合影，有夫妻俩各自的，有同学俩的，也有孙晓虹与孔亚冬的。让孙晓虹内心高兴的是，照片上的她光彩照人，背景衬上秀美的黄山云雾，更显风姿绰约，而孔亚冬则相貌平平，只如她的陪衬。不过，孔亚冬的眼神里没有丝毫忸怩和自卑，倒是不知从哪里得来的一种自信和淡定。孙晓虹想，一个小镇上的初中老师，还真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了？

最让她不爽的是他们四个人的合影。要么两个女的在中间，挽着各自的丈夫；要么两个男的在中间，揽着各自的妻子。看照片，任谁也不能相信，俊朗的唐峻和姣美的她却不是一对夫妻。她不觉想起高中时抄在笔记本上的一副古联：骏马每驮痴人走，美女常伴拙夫眠。看来古人常常命中真相啊！

生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蜜月后，他们回到了各自的岗位。再见见面时，却是在南城。

方亮带着妻儿来南城投奔老同学唐峻。唐峻给方亮介绍了一家国外的航运公司，要在南城码头登船出海。

此时的唐峻，已经在南城买了百余平方的三居室，标准的花园洋房，南城的高端小区。房子带户口，没有办理调动，孔亚冬就从小镇初中教师变成了南城人。虽然还着月供，但孔亚冬淡淡地笑着说：“等他再跑两年船，差不多就能提前还贷了。”跑船，是她们这些海员的妻子对丈夫工作的通用表述。可孙晓虹明白，人家唐峻跑的是不一样的船，唐峻跑的是外国公司的船，拿的是美金，自然两年就可提前还清房贷。原来，唐峻趁所在国企改制之机，也完成了对自身的改制——他早几年办理了留职停薪，到国外的航运公司去跑船了。挪威的公司，日本的公司，澳大利亚的公司，甚至台湾公司都跑过，哪家公司钱多，就去哪家公司跑船。合同一般是论次签，不是论年签。出海一次有时是十个月，有时八个月。拿的一律是美金。外国的船运公司还有给船员家属的生活补贴，换成人民币，少说也有两三千。孔亚冬在南城一家私立中学当老师，薪水也不低，加上这份补贴，等于是拿双工资。

孙晓虹在内地的一点可怜薪水,还不及孔亚冬的一个零头。而她居住的一居室,还是单位分的福利房,又老又旧。城市的节奏,就是发展的节奏,就是经济收入的节奏。她所在的那个内陆小城,比起富庶繁华的南城,这节奏已经不知慢了多少拍,只能用年来形容了。不是一年两年,是十年二十年!在药厂干了快十年,她的工资还是以百为单位,身份仍是仓管员,勉强升了个副主管,不过是待遇上比普通仓管员多两百块钱。方亮就更不能和唐峻比了。方亮也跑船,是单位派到哪里就往哪里跑,拿的是人民币,比企业普通员工的工资仅多一点出海津贴。婚后,他不仅没把孙晓虹调去省城,在单位不死不活耗了几年后,反是办停薪留职回到了孙晓虹工作的小城,在家门口开了家小杂货铺,勉强维持生计——生生又耗去两年时间。这两年时间里,唐峻却是一边跑船一边狂学习,刚刚考下了老鬼的职称。老鬼就是轮机长。往下是大管轮、二管轮、三管轮。俗称大鬼、二鬼和三鬼。由二鬼升为大鬼,要通过国家的统一考试。方亮按部就班,职称还只是个二鬼。如果不离职两年,也可能考了个大鬼。就算唐峻眼下帮忙把他介绍到国外的船上,他拿的钱也已经跟唐峻差了两个等级。更让孙晓虹气急的是,孔亚冬早已不是当初她眼中的那个中专生和小镇中学教师。分别的这些年里,孔亚冬参加了成人高考,读完了大专,又读完了本科,评上了中学一级教师。这就是差距。孙晓虹认为这一切差距的形成,都是城市的不同导致的。是沿海与内陆的差距,是南方与北方的差距,是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差距。几天里心中上万次的比较,她在心里恨死了方亮。男怕入错行,女怕嫁错郎。她就是嫁错了郎。都是大学毕业,都是海员,方亮在大学的的成绩还略胜一筹,怪只怪他没有像唐峻那样分到南城。几年就是几十倍的差距啊!尤其是当她看到宏城小区的幼儿园门口刷着“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”几个字时,终于忍不住抱着儿子方超号啕大哭。

“打死我、我也不回去了!”孙晓虹一边号哭,一边用手捶打方亮。“我要留在南城!哪怕做家政,给人当保、姆……”孙晓虹说不下去了,她被自己的哭声噎住了。

孙晓虹的突然恸哭,把唐峻的女儿唐思敏吓住了,她吓得扑进妈妈的怀里,令一旁的孔亚冬和唐峻略显尴尬。

唐峻说:“那就不回去了吧,先在南城租个房子,找份工作。把孩子送回老家,等安定下来再接过来。”

孔亚冬明白孙晓虹心里的落差,善解人意地说:“就先住在我们家吧。租房

的事以后再说。方亮不是马上要出海吗？你回去先把孩子安顿好，把单位的事处理一下。我这边也帮你留意留意，看哪里合适。”

孙晓虹不哭了，站在南城街头愣了很久，说：“住的事就不麻烦你们了，这几天已经够打搅了。工作的事还是请你们先帮我留意一下。我回去安排好就过来。”

孙晓虹本是随夫来南城玩几天，此次却十分决绝。她没有给自己留后路，直接回单位办了辞职。不仅如此，她还把单位分给她的一居室福利房卖了。家里所有的东西，能卖的就卖，能送的送，把孩子送回娘家后，一个光人揣着一本五万块钱的存折登上了开往南城的火车。

做所有这一切，她都没有告诉方亮。父亲的劝诫她也不听。同事不解，说：“你这不是疯了吗？你留个后路有什么不好呢？不就办个留职停薪的手续，没个单位你将来怎么买保险？”

孙晓虹不理。买什么保险？有钱就是保险。所谓保险，都是给懦弱的人准备的。她想起一句话：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她不把自己置于死地，焉得重生？她本来就没想过还要回来，留后路干什么？所谓的后路只会削弱她破釜沉舟的决心！

孙晓虹在南城还真干了两年家政，一年护理，到2003年春，“非典”暴发，南城的房价突然暴跌，她把方亮出海三年赚来的美金全部兑换成人民币，以七折的价钱入手了一套新房。新房就在孔亚冬所在的宏城小区。新房有一百二十多平方，比唐峻和孔亚冬的家还大几平方，最重要的是，楼是新盖的，带全新装修，“拎包入住”，楼盘广告上就是这么说的。宏城小区这几年越盖越大，一栋楼比一栋楼漂亮，孙晓虹买的就是最新款的威尼斯楼，比唐家的柏林楼又要气派几分。

经过三年的努力，孙晓虹终于平起平坐地和孔亚冬住到了一起。房子虽只付了首期，但以方亮日渐增长的海员收入，“等他再跑两年船，差不多就能提前还贷了”。这话终于可以轮到她来说了。三年里，方亮经过努力，也考过了大鬼，正考老鬼，要不了多久，收入就能赶上唐峻了。

三年的苦熬，她全背着人，自然也背着唐峻夫妇。她做家政和护理期间，几乎从未和唐家联系，也不准方亮向唐峻露嘴她的职业。只有她的手泄露了她的经历。她原本还算白皙软绵的手，皮干了，皱了，糙了好多，三年里几乎替她挨过了七八年的时光。正因为知道这双手的苦，知道它受的罪，她才在女友严厉

的手上看到岁月的风刀霜剑。

好在手不是脸。买了新房,住进去,就是她的脸。她把儿子方超接来身边,做起了全职太太——毕竟她坐在家里,也能拿一份“家属补贴”金了。方超转入宏城小学,和唐峻的女儿唐思敏在一个班。她心里的落差不那么大了,但唐峻这一年却决定上岸,不再跑船。

“跑船的日子不好过,一出海就是大半年,见不着亲人不说,那种五面是水一面是天的日子,可真不是人过的。差不多了就上岸吧!”唐峻给刚回家休假的方亮祝贺新居,见面时说的却是这么一句话。

什么叫差不多了呢?差不多了,就是还清了房贷,手上也有了些余钱,那是多少呢?唐思敏上小学后,孔亚冬也辞去了一月几千的教学工作,做起了全职太太和女儿的专职家教。没有一点家底,她敢这样?

唐峻进了南城一家有名的上市公司。唐峻形象好,人又活泛,听孔亚冬的意思“是被这家公司的老总挖过去的”,孔亚冬说:“他们公司设有航运部,让他去管船,做技术部经理。”孙晓虹的心又隐痛起来。她难道想做一辈子船嫂吗?她不想方亮上岸吗?当然不是。可是他们的房贷怎么办?他们还没有“差不多了”,方亮自然还不能上岸。和唐峻夫妇比,孙晓虹找回来的脸面仍然是经不起打量的,多看几眼,就能看出眼皮下面的贫薄与不堪。这脸面经不起风吹,经不起雨打,经不起凌厉与毒辣的端详。

她和孔亚冬、方亮和唐峻,始终存在着差距,这是任谁也改变不了的。不管他们怎样加速奔跑,这差距只能缩短,不能消亡。谁让他们当初差得太远了呢?

让孙晓虹在孔亚冬面前重新找回颜面来的,是她的儿子方超。她做梦都想不到她的儿子方超那么会读书。这小子一入学就坐上了宏城小学的第一把交椅,随着时间的推移,他在这个位置上竟越坐越牢,一副要把这把椅子坐穿的架势,尤其是在跟孟迪学过奥数以后。“谁都想把这小子赶下去,可目前还没有人把他赶下去!方超拿到了我们宏城小学有史以来的第一块华杯赛金牌!”小学毕业前,班主任在最后一次家长会上如是说。这话太给力,让孙晓虹从梦中都笑醒。

和孔亚冬在一块儿,孙晓虹的话题早已不再是我家方亮,而是我家方超。

唐思敏虽有孔亚冬这个专职家教,又有孟迪背后的托举,成绩却不出色。唯一的优势是这孩子画画得好。小学六年拿了很多绘画奖,其中少儿类的金奖也有好几个。但这些都敌方超的分数过硬。



女儿成绩不拔尖,孔亚冬倒也能心平气和。读书也是要靠天分的。孩子只有一个,男孩女孩都一样。如今谁不这样呢,在培养孩子上面,该花的本钱谁都不会少。除了自己教,各种培优班、兴趣班,孔亚冬也没少交钱,可这孩子在学习上天分不高。孔亚冬心里也急过,最后也认了。好在女儿绘画不错。女孩子嘛,有一份艺术天赋,也是好的。

有时,孔亚冬也羡慕孙晓虹,孩子会读书,做母亲的谁不高兴呢?她拿方超来激励女儿:“你要向方超学习。”唐思敏学习不出尖,却牙尖嘴利,善于从大人的话里捕捉深意。唐思敏说:“方超是方超,我是我,你怎么老拿我和他比?你怎么不拿他爸和我爸比?我爸都上岸多久了,他爸还出海呢。哼,房贷都还没还清!”

虽在自己家中,孔亚冬还是本能地环顾四周。她斥道:“你这孩子怎么这样说话?给人听去了多不好!”心想,这话要是给孙晓虹听见,还不把她气死?

“就许你和我爸在背后议论人家,就不许我说吗?哼!你们大人就是虚伪!”

唐思敏这是为自己找理。真见了孙晓虹,她还是相当尊敬。在外面,她是个乖孩子。孩子们天生就有种悟性,中国孩子这方面的悟性尤其高。察言观色,无师自通。很知道哪些话是只能当着自家父母说的。

严丽和老公都是潮汕人。潮汕人是中国的犹太人,是个潮汕人,就会做生意。生意有大有小,资产有多有少,全凭各人的财运。严丽和她老公做的是海产生意,主要经营燕翅鲍。燕翅鲍就是燕窝鱼翅鲍鱼。她家资产过亿,住在离宏城小区几公里外的一套城中别墅里。

这资产是靠她和老公辛苦打拼出来的。他们从潮汕的一个小渔村里走出来,从最初的贩卖普通的干货海鲜,到经营专门的高档海产,花了整整二十年时间。潮汕人团结、勤奋、胆大、群策群力,具有大多数国人所不具备的美好品质,这正是潮汕商帮不断壮大的原因。南城的潮汕商会在改革开放后成立得最早,如今,严丽的老公也在商会里担任着副会长一职。

这里面既有他们的个人奋斗,也有时代给他们提供的机会。严丽和老公深深地明白,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。他们的孩子以后已经不可能像他们当初一样,仅仅依靠个人的勤奋、胆量就能打拼出一片天地来。这是一个拼实力也拼知识的时代。他们有四个孩子,除了给孩子们提供经济和物质上的充分支持,他们最大的努力就是让他们的孩子完成他们所没经受过的教育。如今,严